



世界经典名著

温森丝塔短篇小说选

〔俄〕柯维娜·温森思塔 著

李远图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前奏	员
第二章	首次试演	圆
第三章	第一次幕间休息	猿
第四章	水的旋律	缘
第五章	水的游戏	愿
第六章	变奏曲	愿
第七章	排练中	员怨
第八章	重金属	员苑
第九章	月光奏鸣曲	员怨
第十章	云小调狂想曲	圆苑
第十一章	双重奏	圆怨
第十二章	插曲	圆猿
第十三章	终曲	圆怨

第一章 前 奏

斜躺在椅子上，马可史禁不住想起了舍雷纳，这个大美人。她皮肤白皙，黑发柔滑，眼睛亮晶晶的。

这是在日内瓦。

电视播音员指着一处掩映在绿阴深处，隐约可辨其轮廓的乡野别墅，“这便是小提琴演奏家密柯隐居的场所，密柯凭借他惊人的演技，以他对古典音乐独特的理解，使全世界人为他疯狂，他在这儿和他的长年伴侣塞雷娜已经住了一年多。”

电视上放出了密柯和舍雷纳的照片，密柯身穿黑衣，而舍雷纳则身穿极其性感的白色衣服。

“哼，什么伴侣！”舍雷纳边看电视边责备。

“找得到更适合的称呼吗？”密柯问。

电视播音员说：“有关导致密柯从艺术巅峰忽然引退的意外事件的细节，始终没有被披露过。但是本台记者已经了解了其中内幕，有迹象表明密柯会发表，他打动全世界观众的演技秘密，它们或许就会永远锁在这所别墅里，他的不可思议的魔力……”

“真离奇！”密柯说，顺手拿起电视遥控器。

舍雷纳横卧在黑色真皮沙发上，喝着香槟：“不要生气，亲爱的，等一下，别关，我想听听下面会说些什么，看，他们已经搞到一份两年前维也纳演奏的剪报。我对那年服装一直不很满意，或许衣服上装饰用的金属小亮片太多了。”

他说：“我没有兴趣——”

— 员 —



“还有马可史，你与他签订合约已经很久了。噢，看，那是在伦敦的最后一场演奏会。”

密柯的音调一下提高许多，“我不想——”

电视机画面上的密柯独自站在巴比肯的舞台上。播音员的讲解突然给巴赫的 耶小调奏鸣曲小提琴独奏代替，虽然是电视转播，但是音乐的诱惑力仍能够感觉到。

他朝向她，发觉她双颊绯红，身体前倾，呼吸急促。他已经忘记刚刚的恼火，注视着她。他已经很熟悉她的美丽，白净的肌肤，柔润的黑发，晶亮的琥珀色眼睛，绵软的饱含情欲的胴体，他对她亢奋中的反应差不多已经十分陌生了：“没有想到，这首乐曲对你还会起作用。”

她看着他，目光灼热：“密柯，你还记得那时在伦敦演出的场景吗？我记得——”

“我也记得，舍雷纳，”他蛮横地打断道。“但是这都成了过去，全部结束了！”他绝望地说，他盯着自己戴着手套的手，“不要再提起这件事，舍雷纳。”他警告着。

“密柯，现状，我们能够改变……”

他忽地关掉电视，“不要再说了，舍雷纳，让我安静会儿。”

她失望地看着他。夕阳的余晖照在他那张性感的面庞上，金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可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却是冷冷的。

“对不起，舍雷纳，我想一个人待一下。”

她想辩解几句，可是犹豫一会儿，便默默离开了房间。她愤愤地立在门外，环视客厅，泪水模糊了双眼。音乐与回忆激起了她久已经被香槟麻木了的神经。

— 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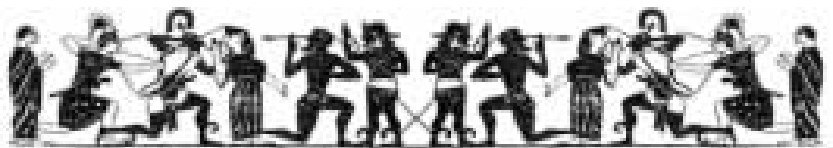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她多么想念那远逝了但使人狂热兴奋的时光；高高的公园滑行轨道、各种音乐会、舞会、还有让人销魂的欢爱，这全部变成美好的回忆。

自从那次意外事件发生以后，密柯的生活便改变了，她伴着他一直隐居在这里，他需要她时，就要她陪着，更多的时候是让她孤独的待着。她知道，倘若她离开他，单独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密柯不会责怪她的。可是，她已经和他紧紧地捆在一起，难以再分开。她想着，漫不经心地触摸着脖子上的金项链。唉，我至少应该有一项爱好，舍雷纳有些愤愤不平地想着。过去，她曾思考专注某种艺术的爱好，但是没多久又沮丧起来。因为艺术常常意味着有一种令她沉醉、不可自拔的神奇力量，她会错乱了本性。

她光着脚走过打过蜡的光滑大理石地面，返回楼梯，走到她的房间。

屋内有各式各样的壁龛。壁龛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些难以估价的、式样奇特的有着性爱场景的艺术品。一幅在庞贝古城出土的壁画描绘了那时的妓院生活，画是从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室里经过秘密渠道得到的，一只出自于著名工匠之手的红釉茶杯上，描绘着男女自由欢爱和希腊神话中森林之神与众兽放荡作乐的场面；还有来自尼泊尔寺庙的雕塑，表现出一种旺盛的、快乐的性欲。这些艺术品仿佛把历史浓缩成一部充溢肉欲快乐的、充溢性爱的浪漫史。几面框上镀金的镜子几乎占了一面墙，默然地窥视着这些难以言喻的淫乐的图画。舍雷纳稍微平静了一些，她对着床头的传呼器说：“瑟淇，请你过来一下。”

瑟淇推开门，看见舍雷纳坐在涂着黑漆的梳妆椅上，衣



服半遮半掩。他迷乱地看着舍雷纳收集的各种淫物：一只用非洲象牙仿造的阴茎，硕大光滑；一种日本产的玉琢珠子，作爱时用来延续高潮时的快感；彩色的墨西哥皮鞭；黑色的皮面罩，一套各种各样的外科打用的钢制器皿；香水润滑油与几瓶舍雷纳自己调制的，有特殊香味的液体。“您叫我，夫人？”瑟淇小心翼翼地问道，双眼火辣辣盯着舍雷纳的身体。

“噢，瑟淇，司机好像不应当用这样好听的名字，”舍雷纳微笑着说。瑟淇是最近从村子里一群年轻人中选拔出来的小帅哥，金发碧眼，身体强健，脖子像公牛般结实，身体其他地方肯定也同样健壮有力。

舍雷纳想到这里，一阵快感袭遍全身。瑟淇不是很懂风情，她主动去引诱他，教他怎样挑逗她，使她兴奋，使她颠狂，瑟淇是位聪明的学生，不久便掌握了那些征服女人的技能。但现在舍雷纳顾虑重重，她担心瑟淇会变得骄狂自大起来，她觉得不安与疲惫。

“要放松开心些吗？”瑟淇问道。他缓慢地靠近她，双手放在裤裆处，那儿鼓囊囊明显地隆起一块。

“是的，给我按摩一下。”舍雷纳声调轻柔地说。

她动作优雅地脱去身上的白色丝织长袍，脸向下，横卧在床上。瑟淇拣了一种香味浓郁的润滑油，而后跪到她身旁，仔细地，均匀地把油抹在舍雷纳身上。瑟淇的两手有她脖子上、肩膀上、背部缓慢地来回游移。她闭着眼睛，如同被催眠一样，动也不动，她在体会感受着他的爱抚，她的所有感觉跟随着他的手——触摸着自己的高耸的酥胸和丰满的臀部。光滑的、撩人情欲的油膏涂满了她的身体。



她的体内开始骚动起来，那首迷人的乐曲仿佛又从耳边响起来。突然，舍雷纳的思绪又回到图书馆下昏暗的一幕。可怜的密柯！自从那次意外事故以后，他便变得孤僻，难以靠近。他把自己和尘世隔开，对男欢女爱的事情不再感兴趣。舍雷纳清楚密柯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心情，她承受不了他的冷漠与难耐的寂寞。但是这一切不可能持续很久。

瑟淇察觉出舍雷纳心神不定，他蹲下来，张开双臂，握住她的两只脚，张开她的大腿。他揉捏着她的膝盖，脚踝，逐渐地，她的手伸向她的大腿底部和丰润的屁股，同时把她的腿叉得开开的。舍雷纳感到他的手在自己的身上悄悄蠕动着，指尖微微摩擦着洁白的肌肤，她感觉到体内一阵躁动，全身发热，微微地震动，她已经不去想刚才那惹人不开的事情，一心感受着体内正在跳跃的火焰。

床边的电话突然响起，随后又停了下来。瑟淇又倒出许多润滑油，缓缓地揉捏着她身体敏感的部位。他感到她已经被挑逗起，呼吸急促，饱含着性的渴望，他沿着她的屁股轻轻按摩着。

电话铃猛然又响起，舍雷纳一边拿起话筒，一边示意瑟淇继续刚才的爱抚。

“很抱歉打扰您了，夫人，”电话中传来管家的声音，“马可史从伦敦打过来的，他一定要与您通话，我说了你正忙着，他也不听。”

“那好吧，把电话接过来。”舍雷纳说，一瞬那，她非常想听听马可史的声音。

她翻过身来，靠着枕头。瑟淇将更多的润滑油倒在手上，他把油涂在她的喉部、臂上，又小心地擦弄着她丰满的

— 缘 —



胸部，故意避开那两个翘起的棕褐色的奶头。

“真舒服，”她兴奋地喊着，头脑里浮现出马可史的形象，黝黑的皮肤，中等身材，体格强健，一双咄咄逼人的绿色眼睛使他更加显得与众不同。

“舍雷纳？舍雷纳，是你吗？”从电话线中传来的马可史的声音稍微走样。

“噢，是的，”她有点气喘，那双粗壮男人的双手正压着她高耸的胸部，手指在乳房周围绕着圈，奶头被揉捏得隐隐作痛，胀得高高的。

“舍雷纳，你与世隔绝已经快两年了，你怎么能承受这种无聊单调的生活。”马可史在电话那儿嚷着。

“是的，这种生活确实单调了些，”她应和着，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在应付。

电话中又响起马可史的声音，“不论怎么说，我给你个建议，是个绝妙新鲜的主意。”

“我喜欢新鲜的东西。”舍雷纳感到和马可史的调侃也非常刺激。

“舍雷纳，我想我们最好能够见一面，最近你能来伦敦吗？”马可史问道。

“去伦敦？”她重复了一句，仍然沉浸在瑟淇带给她的快感当中，“我希望不久能够去一趟。”舍雷纳抬眼看了看瑟淇。

“我知道，你一向不太喜欢伦敦。这样吧，我来日内瓦。我准备明天中午到。”

“为何这样匆忙呢，马可史？”她问道，忽然有些惊惶起来。她没料到马可史一下子会冒出这种话。

— 远 —



“喂，马可史？”她一连叫了几声，但是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混蛋，真该死。”她嘟囔着，把电话放回去。

“我要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她大叫着。

“我知道你需要什么，”瑟淇说，“也清楚我需要什么，立刻我们都会得到它。”

她心事重重的，基本上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瑟淇把嘴巴移向她的胸脯，她也没有一点感觉。瑟淇非常恼火她魂不守舍的模样，他把她的奶头含到嘴里，猛然狠狠地咬了一口。

隐隐地她感到肌肤发烫，血涌上来，仿佛全集中在大腿中间，热乎乎，痒丝丝，全身一阵颤动，奶头麻辣辣的。

“对不起，瑟淇，”她说，带着歉意揉弄着他的头发，“但是我真的非得要叫马可史回来一趟。或许可以把时间推迟一些。”

“马可史？”他恨恨地重复道，一点也不相信舍雷纳的解释。他全身热血沸腾，血仿佛一下涌起，他狂躁不能自己，他把身子扑向舍雷纳，将她的脸往下死死地按在枕头上，这差点让她窒息，她竭力挣扎着，枕头压迫着她，她艰难地呼吸着，喘着粗气。他愈发兴奋起来，不理睬舍雷纳在他身下的咒骂叫喊，舍雷纳的身体痛苦地扭曲着，这让他更加发狂。他那老虎钳一样的手紧紧抓住舍雷纳的两只手腕，不费气力地征服了她。

“瑟淇，不是马可史！”他咆哮着。

瑟淇把舍雷纳以前煞费苦心教他的那一套挑弄女人的技巧完全丢在了一旁，再也没有以前的温情与驯服。

“混蛋！笨狗！瑟淇，你忘记了你是谁身份。”舍雷纳



高声骂着，怒气冲冲，“轻一些，你弄疼我了……”

瑟淇粗野地用手按住她的嘴，让她喊不出声来。

“真爽快！”他叫道，又开始了新的冲刺，她试图挣扎，试图反抗，但是身子被他的大手和沉重的身体压着，她无能为力。

她听见瑟淇吃力地喘着气，忽然感到浑身被他压得疼痛。她用手腕支持着，鼓足浑身的力气，猛然一下翻起身子。她扭过身体，面对面盯着瑟淇。

“用我的方式，瑟淇，只能用我喜爱的做爱的方式。”她告诫着，同时紧紧地缩起身子。

瑟淇被舍雷纳忽然的动作怔住了，他正沉浸在性高潮的兴奋中，他愤怒地瞪着她，欲火仍然在体内翻腾，他又按倒她，再次想拥有她。舍雷纳努力把大腿夹得紧紧的，死命躲闪着，抵抗着他。舍雷纳在扭动挣扎中，把床单缠到了大腿上，长长的指甲抓挠着瑟淇的双手。

瑟淇全身震颤着做了最后一次冲刺，但是丝织的床单挡着，让他不能遂愿。他失望地看着塞雷娜，她那双晶莹的琥珀色的双眼流露出一丝得意，她向他微微一笑，那红润的、微微弯曲的嘴唇在迷人的微笑中更富诱惑力。

她从瑟淇的身上滑下来，走到梳妆台旁。不多久，她给马可史挂了长途……

伦敦

马可史斜倚在黑色皮椅上，把电话小心地放回到原处。刚刚舍雷纳在电话中的声音缠绵，激人情欲，他那个玩艺儿突然硬了起来。“既然你这么急切盼望，那我们就去试着平息它，”舍雷纳挑逗的话语使马可史脑海中映出她那让人消

— 愿 —



魂的胴体。他触电般全身一阵颤抖，他想起她那双闪烁不定、琥珀色的眼睛是怎样紧紧攫住了他，吸引了他，噢，舍雷纳！他忘不了他们最初见面的情形。

那是在他为庆祝密柯和唱片公司签约而举行的第一次舞会上，作为刚开张的唱片公司的老板，他认定签约聘用密柯是绝妙的一招，密柯是能和音乐大师梅纽因匹敌的，他是在古典音乐演奏方面正在升起的一颗新星，密柯将会是一棵摇钱树。在那天出席舞会的一帮绅士淑女中，舍雷纳光彩夺目，像一朵野性十足的鲜花，神秘奇异，可爱迷人。

“那位有着修长双腿的神秘女郎是谁？”他问着站在身旁的密柯，露出难得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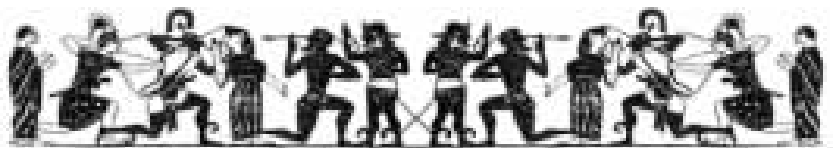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嗯，她真漂亮，她叫舍雷纳。”他们俩心底都翻动着一股暗流，密柯和马可史故意若无其事地喝着香槟，双眼却盯着舍雷纳，她的四周已经跟了一大群男人，如影相随般簇拥着她，跟随着她。人群暂时分开了些，她从人缝中向他们望过来，半开半睁的眼睛注视着密柯，摸了下脖子上戴着的一条粗重的金项链。马可史意识到这或许是她和密柯之间在传递着只有他们才懂的秘密信号。

“噢，她是你的……”马可史力图搜寻着适当的字眼；他想她是一个安旧的忠贞不二的女子。

“我的？”密柯答道，“舍雷纳……舍雷纳只属于她自己。”

那个巴黎之夜，舍雷纳偷偷溜进马可史下榻的旅馆房间，身穿着白色的丝质长睡衣，手中拿着一杯香槟。那是一个兴奋的、紧张的、狂乱的、迷情的夜晚，她使他神魂颠倒，她的玉臂、粉肩、樱唇，挑逗得他欲罢不能，她拿出那

— 怨 —



些妓女才有的征服男人的本领，一次次携带着他冲往兴奋的顶点，他从来没有和别的女人这样疯狂过，沉迷过。当他精疲力竭，酣然睡去的时候，她偷偷离开。

上帝，他是那么需要她，在那个销魂的巴黎之夜过后，他不懈地找寻着她，希望能有意外的巧遇而重逢。他用尽了各种办法，但是都失败了。有时他假如获悉舍雷纳在罗马，他便立刻从伦敦飞过去，可是发现她又刚刚离去。几年里，他有过几次机会碰见她，在维也纳或在伦敦，但是都看见她身旁有其他的男人，他无法靠近。

随即，发生了那场意外的事故。

马可史叹了一口气，按了一下眼前的传呼器，叫他的私人助理进来。

她很快地闪了进来，她一直在等候着他的召唤，自从他告诉她给日内瓦打了长途后，她便知道他迟早会叫她。

“你录下了有关密柯的电视报导了吗？”马可史问道。

“录了，在这里，”她回答着，向他扬了下右手拿着的黑色录影带，“你想再看一遍吗？”

他点了点头，她便走到房间那头，把影带插进录影机中，瞬时，屏幕上出现了那位得意洋洋的电视播音员的形象。

“密柯使全世界为之入迷、心动的演技的秘密一直锁在这些大门后面，他的不可思议的、有魔力的演奏给音乐世界增加了无与伦比的煽情魔力，整整十年了，马可史的**阅读悦原韵**唱片公司因此和密柯签了合约，每年能够净赚五十万英镑。密柯还要隐居多久？没有密柯，**阅读悦原韵**公司还能够生存多久？马可史什么时候站出来对公众解释这一切？什么时



候……”

“关掉声音，定住画面！”马可史说着，盯住电视屏幕，镜头上出现身穿闪闪发光的紧身衣的舍雷纳。

“就定格在这里吗？”他的私人助理问道，她和电视中的女人一样娇小玲珑，活泼可爱。

“对，好的，萨莉。”他答了一句，注视着录影机中的舍雷纳。她性感十足的身躯给缀着金属片的衣服紧紧包裹着。她的双唇红润，撩人情欲。

“播音员在胡扯些什么？您怎么应付？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外界的压力，不然，事情会变得愈来愈……”

“我明天要去日内瓦，”他打断了萨莉的话，“在那，会想出几种对付的方案，请把门带上，好吗？”马可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画面，欲火中烧。

“自然可以。”她回答着，她心中早就明白他一向对舍雷纳入迷，而且越发如醉如痴，不能自己。

马可史倚在椅子上，脑海里全是舍雷纳的情影，白色的紧身衣凸显着她身体的曲线，高耸诱人的胸部，粉嫩的胳膊，丰满浑圆的臀部。

“亲爱的，现在我们开始工作。我们得赶紧想出几条理由，我的意思是想一些我能够带去日内瓦的提议和意见，请考虑一下。”

“好的，先生。”她答道，转身把门扣上，进了盥洗间。

萨莉返回她的办公桌，发现一张便笺压在咖啡杯下，上面是马可史极富性格的龙飞凤舞的字体：（员 投保最近十八个月里全部参加国际器乐比赛决赛的选手名单。（圆 给我预订一张明天下午飞往日内瓦的头等舱机票。



第二章 首次试演

他的演奏会让人兴奋、让人意乱情迷。这是弓弦的诱惑，迷人心目、娱人心神、难以抗拒。轻柔的弦乐，似乎能触着你的肌肤，似甜密的、醉人的吻，它顺着你的嘴唇，慢慢地吻遍你的全身……

伦敦

“马可史先生，您明天下午飞去日内瓦的头等舱机票已经订好了，”萨莉看着那天下午早些时候走近她办公桌上的马可史说，“我已经照您的吩咐，开始投保最终决赛者的名单。”

“做得好，”他满意地说，很明显萨莉已经正常地进行工作了。她的办公桌上散乱地准备了各种文件、报纸剪报与五花八门的宣传照片。

“不过，我的确弄不懂您为何要我做这事，您究竟要我找什么？我已经寻找好半天了。”萨莉不明白地问道。

“寻找一个特别的人，当我们发现她的时候，你会清楚她是个怎样的人。”他自信地讲道。

“她？女的？我没料到你对女性艺术家感兴趣，您若是早些告诉我就好了。”

“我说过要找的是个女人了吗？”他有些吃惊地问，“我从没有认真思考过此事，我不能确定……”他的声音逐渐低下去，蹙紧了眉头，若有所思。

“或许您明白告诉我、您正在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许对我会有点帮助。在过去十八个月中参加各类国际器乐比赛



决赛的人至少有上百人，人好像很多。您甚至还没有告诉我是哪种乐器，这与您明天的日内瓦之行有多大的联系。自然，您完全能够说这次去日内瓦是为了谈几笔生意。”萨莉的话中不无讽刺的意味。

“小提琴，我要的是小提琴比赛的决赛者名单，”他拣了一个最容易回答的问题。“中提琴大概也行，可是不放心。我们需要的是密柯。刚刚你走了之后，我又看了一回录影，我们的确面临着愈来愈大的压力，我们承担不起密柯不能或不愿意复出而造成的损失，这种代价对我们而言确实太大了，我该怎么办？该怎么选择？”他反问道，“我已经告诉舍雷纳，我有个奇妙的提议要带给她，我这么做行吗？”

萨莉不置可否，心中却暗暗想道，这仅仅是你去看她的借口，倘若你只知道和那女人风流快活，阔别原韵公司迟早会给你带到地狱里去。

“这样吧，”马可史接下去说着，语气有点不自然，“我去日内瓦与他们商量中止合同，我要重新和另外的演奏者签约，并且是和一位女小提琴手，她会迅速超越密柯，会迅速取得成功，我想使密柯难堪。”

“未必是这样吧？”她冷冰冰地说，“您需要的是一个女人。”

“我要……什么，你说什么？”马可史嘴巴上说着，心中却在想当然我需要女人，就是那个女人。

“我是说一个女人的演奏技能是不可能和密柯匹敌的，更说不上超过他，获得他那样的成功。”萨莉平静地回答道。

“你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他用嘲弄的口吻讲道。

“莫非您没看过演出市场综合调查报告？”她反唇相讥，



回敬了一声，“百分之七十的密柯小提琴拉奏的 愉悦和演奏会门票是被女人买去的。有趣的是，研究调查表示，这些女人中一半以上对古典音乐并不感兴趣，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为何会这样？理由十分简单，因为他的演奏能使人兴奋，会让人意乱情迷，正像您曾经体验过的那样。”

“是的，是的，我们都非常明白那施加在观众身上的音乐的魔力。”马可史有些沉不住气了，但是萨莉仍旧不依不饶，飞快打断了他的话。

“您忽略了一点，还没有一位评委能够准确地仔细地描述出密柯的演奏带给我的那种感受。也许由于他们都是男人吧。他们只会拿他卓越的技巧和珀尔曼比，拿他对古典音乐精致的理解、诠释和梅纽因比，可是他们都没有讲到关键，都没有谈及密柯通过演奏所表达出来的别具个性的东西，那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感受，十分特别，像是使人陶醉、晕眩的初吻，”她说，嘴边流露出一丝笑意，舌头迅速地舔了一下嘴唇。

“多么浪漫呀！”他话中带着刺。

“是的，总是十分浪漫，”她接着他的话说，“那种初吻是柔柔的，不经意的，可是偶尔一接触，便难以忘怀，它能让人的肌肤酥麻，心跳加快、着了魔一样。”

“说下去。”他催促着，他忽然感到兴趣，牢牢盯着她的眼睛。

“这是弓弦的诱惑，摄人心目，娱人心神，无法抗拒。轻柔的弦乐，仿佛能触着你的肌肤，像甜蜜的、醉人的吻，它沿着你的嘴唇，缓缓地吻遍你的全身，这便是它的魔力。”她说。

— 源 —



“讲下去，接着讲下去！”他热切地看着她。

“好的，这一切魔力自然全凭他绝妙的演奏。您是否有过这种感受，当您听到某种绝妙的音乐时，周身仿佛是受到一种触电般的冲击，全身震颤，毛发直立。”马可史点了点头，萨莉接着说道，“密柯的演奏便能使您这样，甚至魔力更大。您能够感觉到乐曲就在您的肌肤上流淌，他仿佛就是在您的身体上演奏。那音乐像是梦中情人、爱的精灵，在和您无拘无束地做爱，和您缠绵缱绻，它使你神魂颠倒，像是坐在公园高速滑行铁轨上，头晕目眩，你将会说这是您最惬意、最快乐的一回交欢。它不但使您狂想，而且也使您全部身体疯狂，它是音乐更加是一种诱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它相比，它会让你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或许，说这些，您并不能够理解。”萨莉收住了话，耸了耸肩膀，便埋头整理桌上的一大堆文件。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马可史问道，他感到萨莉话里有话。

我的意思是你一直生活在性幻想当中，你在拿手指触摸我的时候，头脑里却是在想着和另外一个女人做爱。萨莉心里这么想着，嘴上说：“我是说您不会有意地长久地引诱任何人。”她急促地说。

“萨莉——”他话到嘴角，又吞了下去。他尴尬地立在那里。她仍旧面无表情，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动也不动。

他看着她，虽然她神情冷漠，却仍是楚楚动人。他喜欢她，需要她——她也是 阅 悦 原 韵 公司的最大财富之一。他知道她是不会无缘无故发怒的，他了解她刚刚说的话虽然使人不快，可是不容否认。

— 缘 —

